

# 緣起

文／段彩華（作家）

16歲那一年，我在「幼年兵連」受訓，住在台南市第二中學內，接受嚴厲的軍隊打罵教育。三個月內，我便病倒了，被送進陸軍醫院，罹患了心臟病二尖瓣閉鎖不全。

住在第五病房，認識了同病房的「精忠報」社記者侯家駒先生。由於他談吐斯文，影響了我，使我暗暗許願，希望到「精忠報」社工作。

歷經一段到鳳山的訓練過程，再駐到台南市三分子營房時，單位擴大為「幼年兵訓練總隊」。我寫出中篇小說〈幕後〉，很快發表出書，第2年5月4日文藝節，又獲得中華文藝獎金。

台南市是我生命發芽的地方，有了這個契機，又使我獲得啟蒙。

「幼年兵訓練總隊」解散時，我填的志願是到「精忠報」社服務，得到中篇小說「幕後」的輔助，我達到這個願望。

民國43年冬季，我住在陸軍總部勤務第二連。那時候，少將任閒職的很多，每晚在總部後面茶座上聊天。我只要鞠躬敬禮，泡一杯茶，便可以坐在他們和上校們附近，官兵距離很短，聽他們談論韓戰。

林彪揮軍渡過鴨綠江，打得聯軍迅速後退。快逼近漢城時，台北的「新生報」上刊出畫家劉獅的一篇文章。他說：如果美軍在仁川登陸的話，便可以扭轉頹勢。

不出一星期，美軍果然在仁川登陸，化解危局。麥克阿瑟上將派遣一位部屬到台北市來聘請劉獅，到聯軍指揮部去，擔任上校參謀。因為聯軍正在計算潮汐，準備在仁川登陸時，軍情不可能外洩。劉獅也看透這步棋，證明英雄所見相同。他沒去韓國，仍留在台北畫魚。

這件事被少將們談論頗久，深深觸動了我。我心中暗想，自己是學習寫小說的，也要學習劉先生，研究軍事學才對，就把讀書範圍擴大。

春天來臨，我被調到鳳山去擔任校對工作，一住五年。其間，我汲取古今各家的文藝理論，自成體系，並創作出中篇小說〈狂妄的大尉〉，轟動台灣和香港文壇，奠定了寫作的地位。48年，以預備軍官資格晉昇少尉軍官，經朋友程懋瑜介紹，到新店鎮陸軍總部書庫，管理軍事書籍。工作餘暇，更沉浸在各種戰史和理論中。

十幾年以後，我進入「幼獅公司」工作，上班後一個月，所買的一部新書是《資治通鑑》。

由於我是研究文藝的，便把政治、經濟、心戰、軍事，看得像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戲劇一樣，都是高級藝術，混合在世界潮流當中。

在「焦唐會談」發生時，我請劉東海少將轉呈報告國防部，事實記載於〈小說家建議大事〉當中。信寄出去以後，突然想到這件事與劉獅的談論仁川登陸不同。我的轉呈報告國防部，是秘密的。歷史上必須有所隱，這一隱便隱藏了14年。

非常感謝鄭邦鎮館長，肯在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上，撥出寶貴的篇幅，將〈小說家建議大事〉刊載出來。我在台南市發芽成長，台南市「台灣文學館」又是我的作品、手稿、照片等典藏的地方，說起來也是巧合。

有一點必須聲明，從過去到未來，文章都是自己的好，沒有誰肯屈居第二或者第三。所謂軍中作家三劍客（或謂三健將），那是文藝捐客和某某雜誌當年造出的謠言。我必須拆穿它，澄清此事。更不願意在自己死後多少年，只要介紹到我，還要提起另外二位的名字，把我變成他倆的高驕，那是不公平的！

到今年5月下旬止，距離我在台南市第二中學校當「幼年兵」，已整整六十年。這麼長的歲月當中，我曾到那座學校去留戀幾次，當年住過的房子，早已改建成大樓了。

民國98年3月22日、永和市